

潮汕出征 大海小鲜

处暑过后,北回归线横穿而过的 南海之滨汕头,虽尚存酷暑余威,好在 骄阳已收敛锋芒,天地间捎来些许凉 意,万众瞩目的开渔季不负三个半月 蛰伏之约,已在潮汕人的餐桌上闹腾 腾地掀起狂欢,此时来汕出游,可谓恰 逢其时,得其所哉。

随着蔡澜、陈晓卿等一众美食老 饕口碑相传,潮汕这座美食孤岛的隐 秘与诱惑已愈发铺展。海声滔滔迎客 来,若问何处能觅得一口海之精华、鲜 之极致,我心里便铺天盖地长出一片 海来,蓝得滴水,白浪翻飞,鱼蟹雀 跃。走走走,到汕头南澳岛去。

还记得《小王子》中的至理名言: "如果你想造一艘船,先不要雇人去收 集木头,不要去发号施令,也不要分配 任务,而是去激发他们对海洋的渴 望。"在南澳岛,出海捕捞是一等一喜 闻乐见的活动,瞧这渔排上的场面,一 边是摩拳擦掌的游客,一边是"人狠话 不多"的水手,何必再施加多余的激 发?海底生物想必已瑟瑟发抖。

船笛呜呼出海去,光是想着兜里 的虾美鱼肥、锅里的热气腾腾,即刻烹 煮的鲜甜直冲脑门,已是心痒难耐。 尤其目睹邻船满载渔获踏歌归来,腹 中馋虫更是要造起反来,直嚷嚷着要 跟虾兵蟹将拼个火花四溅。

传统渔排原汁原味,装备虽简,但 看着黝黑利落的船夫们,已有稳操胜 券之感。勇气、体力、经验,再加一点

"五子岛快到了!"船老大提醒。

景式展示:不知何时,红日普照,云朵

锃亮地浮在头顶。视线尽头,是海岸

弯曲的弧线。踏道山、鸡笼山、门头

礁、百亩田礁……一个岛礁又一个岛

礁,踊跃地奔跑过来,从西北向东南方

向排列。岛屿起伏,岩崖耸峙,杂树浓

我们都跑出来,观瞻三门湾的全

好运,这就是咱们出海的全部家当。 一路乘风破浪,越往海深处去,越是从 浊绿到碧蓝清澈,视野壮阔无垠。立 于船头,我等凡夫俗子也不由得燃起 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来。嚯! 长风 破浪会有时,大海乃是家中池!

船长一声令下,一张长约300米、 高3米的巨网如同天降神兵,缓缓沉 入海底。浮标在上,铅坠在下,直挺挺 立起一堵海底长城。这渔网据说能追 溯到上古,祖先为了吃口好的,智慧真 是跟海潮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潮汐 涌动,网墙如铁军出征,步步为营,海 面云淡风轻,殊不知底下正酝酿一场 紧张的狩猎行动,一行人屏息凝神,如 运筹帷幄的老将。

风平浪静之下,海底世界的唢呐 怕是已震耳欲聋。船长说,鱼虾蟹一 旦触网,便是一场挣扎与束缚的较 量。越是试图挣脱,越是插翅难逃。 虽说我们是这场狩猎的始作俑者,但 转念一想,人生不也常被各种琐事缠 身,剪不断理还乱?生活的智慧恰是 海纳百川般的旷达豪放,天高海阔任 你驰骋,放松才有无尽可能。

收网是刺激版的开盲盒。开渔季 虽叫人信心满满,但"贪婪"的饕餮不 免祈祷更多。布满褶皱的渔网满载跃 动的希望,亦承载着下一次扬帆起航 的期许,激励一代代渔民出海搏击。 古人说天地不仁,但生于斯长于斯,总

灯塔在前,翘首以盼。归来卸货, 喜从中来。明万历年间,潮州乡贤林 熙春曾记载潮汕"珍馐每自海洋来"。 如今,大海更是物产丰饶,无尽佳肴 滋养了一方水土,体验出海捕捞,感 触更深。清点完的渔获即刻"赴汤蹈 火",船家私藏哪些戏法?真叫人望

正所谓高级的食材只需最简单 的烹饪方式,潮式看家菜白灼鲜鱿 率先表态。沸水迅速淋过,食材瞬 嫩质感。鲜鱿肉身洁白细腻,加一抹 芥末酱油如点睛之笔,惹人怜爱,人 口清爽鲜甜,带着韧劲,又夹着酱汁 的辛辣芳香,丰润之感在齿舌间弹跳

回过神来,椒盐虾蛄又将味觉盛 宴推高一级。虾蛄是皮皮虾在岭南的 昵称,开渔后的皮皮虾一出场便气势 如虹,手掌粗大,身姿魁梧,与小葱、小 米辣一同经受烈火猛攻,紫袍换金甲, 自带热辣香气,更显神采奕奕。嘬一 口脆壳,咸香馥郁,褪壳后的矫健身姿 轻颤,虾膏丰腴,肉质紧实,名不虚传 的人间"富贵虾"

丰润过后,海鲜砂锅粥烟雾袅袅 上桌来,虾蟹在砂锅中缠绵悱恻,沁人 心脾。夏秋之交,三目蛴蟹黄最厚,因 其背上三点排开,如活灵活现的三只 眼睛,故得此名,实为梭子蟹的一种。 其膏黄如流沙,渗入米粒,衬托平凡谷 物之金贵。海鲜性偏寒,与温润珍珠 米交融,辅之冬菜、姜粒,是海上暖胃 佳品,尤其在一把翠绿香菜的激发下, 香气层层递进,热闹非凡。潮汕偏爱 米水分层,多地不喜这种口感,遂加以 改良,也因此,只有在潮汕地区,才能 吃上这口正宗香糜。这香糜稠滑香 糯,虾肉清甜,蟹膏丰腴,盛上一碗,叹 沧海红尘尽在此间。

这次捕捞,最热情似火扑网而来 的,当属鱼类。《闲情偶寄》云:"食鱼者 首重在鲜,次则及肥,肥而且鲜,鱼之 能事毕矣。"海鱼易腐烂,娇嫩得很,必 须趁鲜吃。此番压轴者为金鲳,出网 时披冷冽银霜,尾部与鱼鳍挂金甲,威 风凛凛。捕获一员精贵猛将,一行人 乐不可支。船家取来自制腌咸梅,青 梅腌制一季,滋味浓郁,可去腥增鲜, 与金鲳一同大火蒸开,为潮汕家常做 法。肥厚的鱼肉饱吸梅汁,甘鲜清甜, 实乃赏味巅峰。

盛宴之后,绕海徐行,路旁海鲜 大排档家家相连,熙熙攘攘。若是心 痒难耐,不妨再浅尝那冰激凌般质感 的海鲜生腌,或大啖极致锁鲜打冷鱼 饭,再以嘬"千金都不换"的金不换爆 炒薄壳收尾,口舌间愉悦飙升,此行

潮水起落,如半生浮沉,岁短日 长,行色匆匆实在可惜,当紧抓那稍纵 即逝的滋味,尽情体验,细细咀嚼,方 不负这天地间的悠悠时序呀。

连江莲花开

秋风送走了一年一度的休渔期, 福建连江的海,终于大梦初醒。

站在连江的沙滩上,眼前的一席 蓝像倒悬的天,一道道或远或近的白 边海浪是云。这时候,成百上千艘渔 船,就变成了翱翔"天空"、羽翼鲜艳

准确一点来说,连江的渔船属于 "候鸟"。自1995年我国海洋伏季休 渔制度实施起,每年春末,辛劳了小 半年的渔船便会像候鸟一样,准时从 海上迁徙回岸。渔船把一季好梦送 给大海,让水中生灵得以休养生息, 自己呢,也和同伴一起躺在泊船的水 湾里,晒起了暖融融的日光浴。

不过,在连江,休渔期的渔船们 可不能光睡懒觉。每年趁着夏日的 晴好天气,为了即将到来的开渔节, 连江渔民都有一件要事得办一 渔船"上妆"。

我有幸见过一次"上妆"。在一 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彩绘师傅提着五 颜六色的漆赶到海边,为船身画上各 种各样的图案,替停泊的一艘艘渔船 换上美丽的新衣。天蓝的船舷、朱红 的船体、花花绿绿的船屋……给船上 漆,本是为了防止渔船出海时被海水 腐蚀受损。如今的彩绘漆画则是漆 船工艺的延伸,默默承载着渔民对渔 业丰收和一帆风顺的美好愿景。

有趣的是,连江人的渔船彩绘, 除了海洋渔获中应有的鱼虾蟹之外, 最多见的图案,居然是古代美人眉心 花钿一样的莲花。我好奇地问彩绘 师傅:"连江画莲花,有什么特殊含义 吗?"师傅忙着干活,好半天才抽空应 答我一句:"莲花啊?谐音好运连连, 讨个好彩头!"

因为这个由头,每逢开渔节,海 上一艘艘"雕梁画栋"的连江渔船船 尾处,白漆笔走龙蛇写下的"连江"二 字中间,常常会绽放一朵朵"莲花"。

渔船上粉白的花瓣飘向海洋时, 连江的沙滩上,同样开着几枝鲜艳 欲滴的粉莲。还记得两年前的连江



开渔节,一大早,人们就敲锣打鼓起 来。他们将妈祖的金身塑像恭敬地 请上小轿,鞭炮开道,上千人的队伍 为妈祖巡境保驾护航,掀起的动静 和过年时相比,简直有过之而无不 及。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 录名册项目,妈祖信俗在连江扎根

今年连江的开渔节,还推出了重 头戏——连马家宴。大黄鱼、鲍鱼、 海参、海蛏琳琅满目,大海出产的"粮 食",抚养了岸上大海的子民。连马 家宴,连是连江,马是马祖,曾有"里 山、外山"的别称,里外一体,两地自 古是一家。从高空俯视,连江和马祖 列岛的距离很近。在莲花香里,马祖 的心也离连江很近。

鲜甜的海蛏滑过喉咙,一朵粉色 的烟花在夜空中炸响,海岸已不见远 行画莲渔船的踪迹,我知道,它们已 经走了很远,走过了"春耕夏耘"的休 渔期,到了"秋收冬藏"的好时节。

海边的荣山寮

荣山寮村,是远方。

远方,有海浪、沙滩、老船长,还 有面朝大海的房子。只是因为在朋 友圈看了一眼,我便跋山涉水,来到 这个百年渔村。

荣山寮村位于海口西海岸,隶属 于秀英区西秀镇,被称为"海口西海 岸最后一个渔村"。寮,在汉语里意 为简易小屋、窝棚。200多年前,在这 里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上,是一片荒 无人烟的盐碱地。附近地势低洼平 缓的地方全是村庄,村民平时种菜、 种粮,农闲的时候来海边打鱼。为了 生产方便,渔民们便在这块盐碱地搭 建茅寮,用于存放渔网渔具,暂时居 住。久而久之,荣山寮村从无中生有 到落地生根。随着海口和美乡村建 设项目的实施,回乡创业、乡村振兴 以及日益兴起的旅游业带火了这个 百年渔村。

带着咸味的海风撩动着我的裙 裾,站在一排排火山岩堆砌的老瓦房 前,望着充满时尚气息的咖啡馆和酒 吧,让人有些梦幻又有些穿越。行走 在村里,倚靠墙角的破旧渔船和岩缝 里摇曳的小草,仿佛时时在诉说着古 老的故事。干净的村道,古朴的小 院,盛开的鲜花,悠闲的小猫,还有村 头的大榕树,一切都是那么和谐美 好。不远处,"辛生书屋"四个大字十 分醒目,斑驳的老房子,文艺范的装 修风格,让我忍不住走进去。临窗 坐下,喝着咖啡,看着一望无际的大 海,随手拿出一本诗集,好巧! 刚好 就看到: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

午后在海滩散步,不由自主光着 脚,细细的,软软的,酥酥的,任凭沙 子在脚趾缝里摩挲。跟着风跑,迎着 太阳,远离城市喧嚣,远离世间纷纷 扰扰,这里只有蓝天、大海和沙滩。

时而拾贝壳,时而奔跑,就这样 享受独特的浪漫时光。不知不觉, 身边的游人多了起来,大家都是从 四面八方赶来看日落的。看! 夕阳 一点一点下沉,将我们的影子越拉 越长。天边渐渐披上了云霞,从柠 檬黄、浅黄、中黄、橙黄、赤金各色相 间到鲜红、暗红、玫瑰红、紫红、棕红 各色交集。夕阳洒在海面,晚霞和



海水交汇,让人分不清哪是天哪是 海。海浪、沙滩、椰林,还有兴奋的 我们全都被镀上了金边。大家举着 手机、相机拍照,生怕落下美景。随 着夕阳一点点隐入海面,晚霞也一 点点隐去,天空变成温柔的蓝色调, 远处的房子、树木全成了一幅幅剪 影,大家沉浸在这最美的日落里,久 久不愿散去。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 像油画一样安静……"远处传来节奏 欢快的歌声,是沙滩音乐会开始了。 椰树下,串串彩灯如同满天繁星璀 璨。在沙滩这个广阔的大舞台,无须 预约,不用门票,上台就是歌手,大家 尽情欢歌笑语。渴了,可以喝现做的 椰奶;饿了,来几串现烤海鲜。椰子 是现摘的,海鲜刚下渔船。

热吗?不,有习习海风。累吗? 不,这儿让心灵得到放松与安宁。

奔赴魅力十足的荣山寮村,虽然 没有赶上激动人心的开渔季活动,但 是我可以想象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 盛大场景。而且,此时赶海正当时, 我还想出海做一次渔民,在退潮时去 海边"挖呀挖",还想邂逅一位老船 长,听他讲述大海的故事。

鲜甜三门

从浙江三门健跳码头上船的时 妆翠影。也有长岛横卧,似浓墨泼洒 的楷书"一"字。礁石的轮廓生硬,像 刀劈像斧削。视线毫无阻挡,更远的 叠叠,推向未知的辽阔 地方,还是海,还是岛,还是驶近又远 们,驶向苍茫的远方。 去的渔船的影。流动的抛物线,跳跃 出航20分钟后,雾气消散,海面陡 的墨点,以及波涛粗率的皴擦,在茫无 阔。海水被渔船撕开,翻涌白沫。暗 涯际的阔大中,漫不经心地显露形迹, 潮裹挟白沫,交织,堆叠,推推搡搡地 正是山水画拥而不塞的空间感,正是 "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 垒成碎涛,是一簇簇青碧的土丘,与天

边的浓云呼应。往远处看,大片的海 的诗歌意境。 面依然安详如眠。 突然间,一座庞大的"骷髅"引起 了我们的惊叫。船老大解释说,因为 船老大伫立船头,手握方向盘,目 视前方。三个船员在船尾,用两根粗 长期的海浪冲蚀、海潮撞击,岩石已经 被掏空了,徒留形似鸡笼的外廓。乱 绳将渔网拴起来。机器将长绳一圈一 圈地往里绕。"一,二,起!"船员齐心协 石穿空,不复峥嵘的鸡笼山,却是鸥鹭 力,扬起双臂,将硕大的渔网抛出去。 得天独厚的洞天福地。成群结队的海 渔网在半空中撑开,扯成一片炫目的 鸟振动着灰白色的翅翼,疾飞,盘旋, 俯冲,靠近我们的船舷,随即快速撤 洁白,迅速地下沉。我们纷纷感叹渔 民的气魄。风里来浪里去的男人,被 离。它们在天地之间,留下"呼啦啦" 磨砺得强壮结实。他们身上,有风浪 的喧响。音节短促,声调高亢,近乎呐 的气势,也有日晒的印痕。 喊,简直要震动岛上的草木、海里的游

> 三门湾,不光赐予我们赏心悦目 的海景,更大的恩赐是海鲜的盛宴。 "收网了,收网了。"航行了一个小时 后,船员发动拴着网绳的牵引机,绳子 一圈一圈地收拢。待渔网游出水面, 小时的事,根本不用担心梭子蟹会因

鱼。那种生命的躁动与奔放,久久地

很沉很沉,片刻之间,手掌出现鲜红的 勒痕。古老的三门湾,处于我国"黄金 海岸线"的中段,气候温润,泥沙底质, 蕴藏着丰饶的珍品,是"鲜甜三 之不竭的大宝库。哇,哇,几十公斤鱼 虾蟹躺在船板上,鲜灵灵地晃我们的 眼。梭子蟹的耀武扬威是有底气的: 雄蟹壳背上的茶绿色和雌蟹壳背上的 紫绿色,幽幽闪着光。除了能将手指 刺得鲜血淋漓的粗壮螯足,它们还有 冷漠而不可一世的傲慢眼神。梅童 鱼,是小家碧玉模样。它们身材娇小, 大的长不过一掌,小的才几十毫米。 全身披覆又小又薄的金鳞,只在尾鳍 和背鳍的边缘露出隐约的青黑色。眼 眸亮晶晶的,好像要溢出一点柔情 来。嘴角微启,连同猩红的舌尖,垂着

船上的佳肴,平易近人。烹煮方 法非常简单。连料酒和食盐都不用添 加,一勺水,几个姜片,梭子蟹是清蒸 的。清蒸对食材的要求过于苛刻,正 如敢于素面朝天示众的明星,清汤寡 水待客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当然,三 门湾的梭子蟹有这份自信。这份自信 来自吃客与食物之间的零距离,从海 里捞起到入锅再端上餐桌,不过半个 我们攥着网绳,双手交替,一齐拉网。 为长途运输或水土不服而走色变味。 的感恩,也是近乎艺术的生活方式。

煮熟的梭子蟹,背壳已经变化为朱红 是赤裸裸的食诱。蟹膏香,蟹肉鲜,丝 丝缕缕地与齿舌纠缠,一种淡淡的甜 滋滋的味道。哪里顾得上斯文,我们 干脆站起来,直接用手抓,用嘴啃,忙 里偷闲地漏出"好吃好吃"的溢美之 词。龙头鱼、虾、杂鱼是同锅煮汤的。 自然本味,根本不用酱料、味精提鲜。 汤汁随着冒出的小气泡摇晃,红虾黄 虾白虾颤巍巍地浮沉,有点欲语还休 的娇羞。龙头鱼,因嘴巴斜裂会龇出 V形排列的尖牙利齿,颇似龙头而得 名。与其他小伙伴一番耳鬓厮磨后, 它立刻发生化学变化:肉身柔嫩松软, 鲜顺滑溜,筷子一碰就碎。因此,人又 称其为"豆腐鱼"。

为了抗衡时间对鲜味的破坏,渔 民掌握了很多加工技术。用食盐浸 泡,以白酒少许杀菌激味,叫作"炝"。 我们在船上吃到的炝蟹,果冻一般晶 莹润滑,直接吸食,触到丝绸一般的细 腻温软,嗅到轻柔的咸鲜。而借助海 风和阳光的力量,曝晒龙头鱼,可成 "龙头鲓",据说肉质紧实鲜香,是下酒 的好菜,可惜我们没有吃到。物尽其 用,食尽其美,不仅是渔民对大海馈赠



本版插画 芝芝